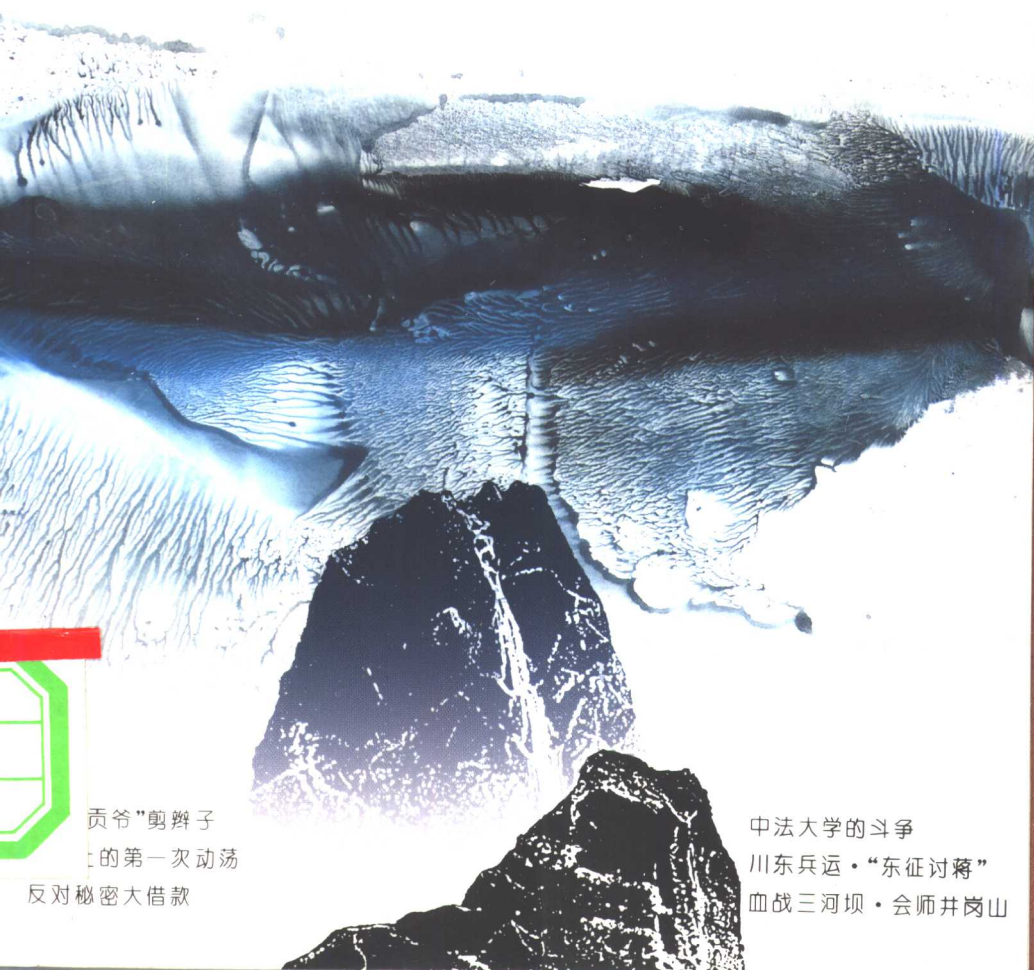


Weiren zhichu Jiangshuaipian

伟人之初
★将帅篇

陈 毅

罗英才



贡爷“剪辫子”
上的第一次动荡
反对秘密大借款

中法大学的斗争
川东兵运·“东征讨蒋”
血战三河坝·会师井冈山



国防大学 2 064 3164 5

伟人之初
将帅篇

罗英才

陈 毅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谷年

伟人之初：陈毅

罗英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5 万 印数 1—5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0866-8/K·222 定 价：12.30 元

丛书献词

我们在近现代中国悲壮而撼人的历史画卷前肃立、沉思！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个个名字不停地闪烁，一条条对理想苦苦追求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如果有人问：谁的理想最宏远，谁的追求最理性，谁在中华民族的自救和解放道路上洒下了最多的热情与鲜血？历史已经昭示，那就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着这一代震古烁今的共产党领袖们，我们常想：同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为什么他们能走出封建中国凝重的历史和文化壁垒，在改造社会中不断抛弃旧我，完善新我？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此不屈的求索精神，如此撼人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他们能脱颖而出，成为领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袖，成为我们这个悠久、灿烂而又一度落伍的古老民族的脊梁？

我们企望沿着他们从平凡走向伟大所留下的履迹寻求答案。

我们努力地求索。

我们坚信，这中间蕴含着一个不屈民族永恒的内力。

我们还坚信，中华民族走向明天的灿烂与辉煌，依旧需要这种永恒的力量。

《伟人之初》丛书，正是我们这种努力的记录和结果。如

果青年朋友们在与这些也曾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伟人们的心灵对话中有所启迪的话，那末，这就是对我们这种努力和追求的最大鼓励。

《伟人之初》丛书编委会

顾 问

王忍之 卢之超

主 编

曹志为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渔	王承光	王树盛	方 立
刘家新	朱 玉	朱元石	孙 钢
杨 泰	杨瑞广	李 捷	陈石平
陈艾菲	迟爱萍	罗英才	金 凤
姚建平	郭春福	高 路	黄 瑶
萧心力	章学新	辜文兴	程中原
蔡庆新	黎 白		

目 录

一 童年悲欢

- 家世 (1)
- 睁眼看社会 (6)
- 迁居成都 (10)
- 小“陈贡爷”剪辫子 (14)
- “博文约韵坐春风” (18)

二 雏鹰展翅

- 雅号“陈刷把” (22)
- 绿茵场上 (26)
- 官费留法 (30)
- 思想上的第一次动荡 (33)

三 “天国”梦的破灭

- 初涉“天国” (41)
- 艰辛的工学生活 (46)
- 加入“工学世界社” (51)
- 反对秘密大借款 (62)

四 春待来年

- 被迫归国 (71)
返川请愿 (75)
过年 (81)
“礼送”出川 (85)

五 霜叶红似火

- 中法大学的斗争 (88)
组织西山文社 (92)
翠花胡同 8 号 (96)
血染铁狮子胡同 (104)

六 川东兵运

- 军中幕僚 (111)
旅党代表 (117)
“独钓中原” (121)

七 大浪淘沙

- “准尉文书” (128)
大动荡，大分化 (134)
“东征讨蒋” (139)

八 决心搞武装

- 赶队 (143)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47)

初上战场	(150)
血战三河坝	(158)
九 建设一支工农革命军	
“拥护朱军长”	(166)
自主，自立，自由	(175)
革命主力军	(183)
革命烈火燃遍湘南	(189)
会师井冈山	(196)
结 束 语	(206)
陈毅青少年时期大事记 (1901—1928)	(209)

一 童年悲欢

家 世

公元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七月十三日），陈毅出生在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的张安井。

这是四川盆地中部典型的丘陵地区，东有涪江，西有沱江，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气候温和，盛产稻米、小麦、玉米、红薯、豆类等农作物。据乐至县志记载：“环乐之境皆山”，“岁视雨而丰歉”。这就是说，生活在这个丘陵地区的人民，他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老天爷的制约，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就有好收成，能过好日子，反之便可能歉收挨饿。

陈毅出生的前一年，老天震怒，久旱不雨，田地龟裂，禾苗枯焦。百年不遇的大旱，给这靠天吃饭的穷乡带来了灾难，也给陈家带来了厄运。这年陈家颗粒无收。为了活命，陈家除了留下年事已高的祖父母、已经怀着陈毅的母亲和4岁的堂兄陈修和、2岁的胞兄陈孟熙等人靠着隔年的少许陈粮勉强度日外，其余20多人都远离家乡，到贵州遵义去逃荒。

祸不单行。天灾尚未过去，可怕的人祸又接踵而来。这年（庚子）7月，英、法、俄、美、意、日、德、奥“八国联

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下诏求和，乃于次年（辛丑）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单是赔款一项即达白银4.5亿两，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每人要分摊一两。这也就是说，陈毅一出世便背上了一两白银的沉重债务。

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给童年的陈毅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早年盼水，他在初秋出生，小名唤做秋江。他是兄弟排行中的老二，家人盼他成就为才智出众的人，按家谱“世”字辈取名世俊，字仲弘（也写作仲宏）。

幸而老天并不总跟人过不去。陈毅出生后，久旱逢甘霖，几场雨水使赤地千里的灾区逐渐恢复了生机，外出逃荒的人也陆续归来。幸运的是，大灾之后全家平安无事。年景变好，加上勤俭持家，陈家的境遇又稍稍宽裕起来。

陈家祖籍湖南宝庆府新宁县。明末清初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国，后被清王朝的军队勾结汉人武装所消灭，四川人口剧减。清政府便采用“湖广填川”的办法，将湖南、湖北的老百姓迁往四川。康熙初年，陈毅的祖先陈尧钦三兄弟便随着这股移民的潮流从湖南新宁迁至四川中部的乐至县。老二、老三嫌这里苦，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只有老大陈尧钦留了下来。这就是陈家在乐至县的第一辈。

从陈尧钦开始，陈家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的族谱排辈，陈毅属“世”字辈。

陈尧钦还立下了“耕读传家”的规矩。由于刚迁入的几年免交赋税，社会相对安定，陈家上下耕读又很勤谨，生活

日渐富足起来。到了“汤”字辈，出了个陈汤佶，应试中了“拔贡”，做起了“陈贡爷”，从农民一跃而成为拥有800亩田产的大地主，成了乐至县显赫一时的大户。但是好景不长，几代以后，这个地主家庭就慢慢走向衰落。陈毅出生前后几年，四川灾害频仍，加上苛捐重税，更加快了陈家的败落。陈毅出生时，祖父辈兄弟二人已经分家。陈毅的祖父陈荣盛有5个儿子，加上儿媳、孙子孙女一大群，总共只有田40亩，出租8亩，自种32亩，主要劳力为四叔、五叔，仅够温饱，经济地位已下降到相当于上中农的水平。

经济地位虽下降了，但陈家“耕读传家”的家风还是保持了下来。曾祖父时，为了子孙的上升发达，家里请了塾师任教。这番苦心却收效不大。祖父只考了个童生，没能中举、拔贡，么祖父也只中了个武秀才，除了偶尔在家里使枪弄棒而外，没有大的出息。但他们都到过省城成都等一些大地方，见多识广。特别是祖父堪称一个奇人。他的绘画和雕刻技艺颇为娴熟，尤其擅长竹雕和木雕。大旱那年，他从干河沟里挖出许多古代留下的乌木，费了大力运回家里。起初有人笑他傻，命都快没有了，还要这些死沉死沉的木头干啥。想不到这些埋没了至少数百年的木头质地依然坚硬细腻，做成家具和各种摆设以后竟然大放异彩。他还擅长“指画”。这在乐至远近闻名，慕名求画的人不少。家道中落以后，5个儿子都全力深造是办不到了，陈家便把“再出一个陈贡爷”的希望寄托在陈毅的父亲陈昌礼身上。陈昌礼在兄弟几个中读书最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很得全家的赏识，不惜拿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让他到成都求名师指教。他的聪颖受到指导老师的青睐，后者曾力劝他东渡日本留学。然而他哪

里也没去，也没继续深造，仍旧回到乐至乡下，在老家旁边办了一个小小的私塾，靠得几份微薄的束脩默默度日。尽管如此，陈家振兴家族的决心没有动摇，又把希望寄托到了陈毅他们小一辈的身上。凡此种种，使得陈家在当地影响颇深，得了个“名尊一县，穷盖一乡”的雅谥。

陈毅的外祖父黄福钦是乐至三尖山的大地主，很阔气，一年四季都要宴请宾客。春天喝春酒，夏天消暑，秋天煮酒赏月，冬天迎春过年。陈毅的母亲黄培善虽然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为人却善良慈爱，对子女教育有方，勤俭度日，对陈毅少年时期思想品德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

陈家的住屋，相传是明代建造的一座由两进正房和配房组成的大宅院，院中有天井和地坝，四周有条石砌就的垣墙。这个小小的天地，在童年陈毅的眼中，充满着乐趣：大人们成天忙进忙出，农忙时节更是全家总动员，地坝上一连几天晾晒着金灿灿的稻谷和其他收割物。母亲和婶娘们更是挑水、喂猪、洗菜、做饭、碾米、磨面……从早忙到晚。陈毅也时常跟随左右，帮着大人端个小板凳递个吹火筒什么的。宅院里房间多，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每次玩这种游戏，陈毅总是全身心投入，乐此不疲。小小年纪的陈毅还喜欢荡秋千、骑马、爬山和游泳。住屋大门外有一口池塘，名曰锁口塘，塘边有一株合抱的弯柏树。大人们为了让孩子们有强健的体魄，在那株柏树的弯树干上绑扎了一副秋千供他们玩耍。小兄弟们在一起玩秋千时，总能看到陈毅的身影，听到他的嬉笑声。锁口塘是孩子们练习游泳的地方。陈毅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游泳。住屋后是一道坡度较大的小土冈，陈毅和小兄弟们时常在那里的斜坡上冲上滚下地进行比赛，有时跌得鼻青脸肿仍

不罢休。么祖父是武秀才出身，所以家里除了刀枪剑戟一应俱全外，还养着马。遛马更是童年陈毅的一大乐事。他在兄长们的扶持保护下，骑着么祖父家的马在住家附近遛弯儿，遛了一圈又一圈，兴趣始终不减。他最早认识的字，就是些有火药气味的“兵”、“马”、“炮”、“将”等，那是看长辈们下棋时学来的。有时他还同兄长们一起对弈。所以乡里对陈家的孩子有“未上学先识字，未走路先游水”的说法。

陈毅真正开始认字，是3岁时跟着两个哥哥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由父亲课读《千字文》，不过半年便学会了100多个汉字。

自6岁起，陈毅同哥哥陈孟熙一起到离家不远的财主杨达三家的学馆去附读。杨家的塾师毛崇芝是个老秀才，管教甚严，学生背不上书便要挨他打手心。学生们背后叫他“毛打铁”。

毛老秀才最厉害的一招是要学生“背书程”，即任意提示课文中一句话或一个词，学生得接着背下去，三次接不下去，便要受处罚，轻则挨手心，重则罚跪，小腿肚上挨板子。几个月下来，除了陈毅以外，谁也没有逃脱过他的戒尺。

这件事使财主杨达三大感意外。一天，他请来一位看相先生给家里人算命，出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也给陈毅算了一命。

看相先生挨个儿给杨家的人算命时，反应平平，当听了陈毅的生辰八字，便认真端详起他的相貌来，眼睛里突然大放异彩，一口断定：“此命大贵，这个小孩将来是一个贡爷”。从此，杨达三改叫陈毅为“贡老者”或“小陈贡爷”，对他刮目相看起来，并经常买些甜食、点心之类的食品让陈毅与其

家人一起分享。陈毅对相面先生的话并不在意，但能从财主那里得到实惠很高兴，他常把分得的食物让给哥哥孟熙和学馆里要好的同学们共同享用。

陈毅当然不满足学馆里的死板生活，更不满足于读死书，他还喜欢到学馆以外的广阔世界去寻找乐趣。一有机会他就同他一般大小的野孩子尽情疯玩和做各种游戏，或是跟随母亲到三尖山外祖父家玩。到那里不但能看到各色各样穿着绸缎、戴红缨帽的阔人，还能看到各有谋生本领的劳动群众。几十年之后陈毅还清楚地记得外祖父家用过的一个厨子叫杨兴华，是乐至县有名的厨师。他的徒弟叫黄申，有着一只手端6个盘子上菜的绝技。那个杨兴华喜欢小孩，常炒些蚕豆、花生米给孩子们吃，还给孩子们讲故事。

这种天真无邪的生活濡染着陈毅幼小的心灵，使他变得灵活机敏，体魄强健，而且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为迎接未来的挑战准备了条件。

睁眼看社会

陈毅7岁时，随父亲到了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巡检司外祖父的任上。

外祖父黄福钦不满足于做土地主，还想做官。按照当时清廷的条例，四川人不能在本省做官。陈毅的大伯陈昌仁受黄家之托到武汉四处奔走，花200两银子买了个从九品的巡检小官。

外祖父嫌自己的儿子没有能耐，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

带一个外孙去，有意要他们熟悉官场情形，以便日后步步高升。利川县位于湖北省的最西端，与四川相邻，是个大山区，老百姓很穷，经常交不起租谷。因为山高皇帝远，封建统治力量相对说来比较薄弱，交不起租谷的穷百姓和那些所谓犯了王法的人都逃往那儿躲避，历来被称为“盗贼窝子”。外祖父的差事就是对付这些“盗贼”。他干得很卖力。陈毅去后，经常看到衙役拷打犯人。

时间长了，陈毅从一个名叫周恒的衙役那儿知道，那些所谓的犯人，有的只是因为穷而交不起租谷的农民，有的属于官逼民反，心里便对他们生出一种同情。

最使陈毅不能忍受的是严刑拷打犯人。

“外公为啥子要打人？”有一天，陈毅问他父亲。

他父亲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不打不招。”

陈毅还是不明白，又去问周恒。周恒的回答更叫人摸不着头脑：“你外公是做官的。”

有一天，周恒急慌慌地跑来告诉陈毅：今天老爷要审一个案子，犯人硬得很，只怕打死也不招。要打死了，没有了口供，案子就查不清了。可是不招一句就停板子便丢了老爷的脸，以后犯人会如法炮制。说完，周恒便教给他一番相机行事的办法。

这天开庭以后，周恒领他来到屏风后面，果然看见堂前地上一个人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可他就是至死不招。公堂上的外公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双方形成僵局。

这时，周恒急急地向他使眼色。

他会意地从屏风后走出来，朝公堂上的外公一跪，高声喊叫：“求老爷看在孙儿的面，免打！”

怒发冲冠的老爷也许动了恻隐之心，命令如狼似虎的皂隶们停了板子。陈毅心里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退堂以后，外祖父大大夸奖了他一番：“你能做事了。”

出于对这些被拷打的不幸者们的真挚的同情心，陈毅后来又多次主动地为被毒打的犯人跪求开恩免打，但经常得不到外祖父的“恩准”，使他大为扫兴，更弄不明白其中缘故。50年后，陈毅就此事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这里看出外祖父维持统治的手段，动刑是讹诈，免打是缓冲，两手中缺一手都不能混。”

第二年的秋天，巡检司抓到一个名叫秦碰喜的江洋大盗，据说是个能飞檐走壁、越谷过江的好汉，引起陈毅很大的好奇心。这时，陈毅的父亲因不满外祖父的趋炎附势，愤而离开利川回乐至去了。外祖父也嫌他父亲“穷而脾气又大”，是“扶不起的阿斗”，“没有出息”，遂把对女婿的期望转到外孙身上，经常带着陈毅到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家去串门，认干爹，拜老庚，结交那些权贵们。陈毅对这些全然不感兴趣，脑子里装满了秦碰喜的事情，一有空就往周恒处跑，想从他的嘴里探出一些话来。陈毅终于逐渐了解到，秦碰喜原来也是个安分守己的贫苦农民，官府的苛捐重税逼得他无路可走，只得落荒为寇，但他打劫的对象都是官僚和富人，从来不欺侮穷苦百姓，有时还把从富人那儿抢来的财物分一些给穷人。这使陈毅记起他的祖父讲过的“洪杨革命”和大伯讲过的“回民之乱”，那些参加造反的人许多都是好人，官府却把他们说成是奸民，是盗匪。秦碰喜会不会也是好人呢？如果是好人，外祖父为什么那样卖力地捉拿他呢？

秦碰喜过堂的那天，陈毅特地躲在屏风后面观看。果真